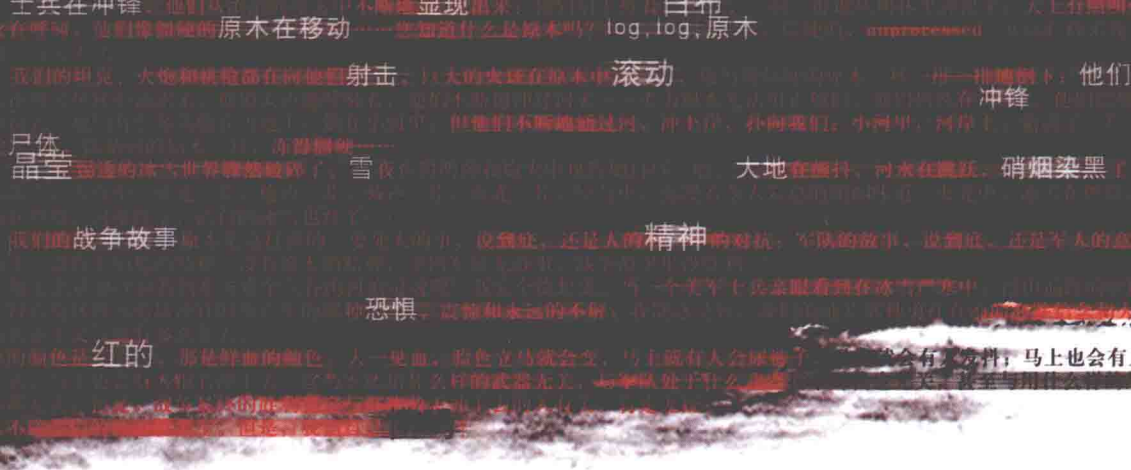




原木在移动

LOGS MOVE

李钢林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在这里，战争触手可及！在这里，读懂中国士兵！

原木在移动

LOGS MOVE

李钢林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木在移动 / 李钢林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033-2395-9

I. ①原…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4574 号

书 名: 原木在移动

作 者: 李钢林

责任编辑: 姜念光

封面设计: 朱宏华

责任校对: 马 涛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 100035

电 话: 010-66531659

E - mail: jfjc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字 数: 170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033-2395-9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LOGS MOVE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目 录

自 序 小情感,大情怀001

前 世

扇嘴巴子的故事005

前 辈

原木在移动018

今 生

想起一位姓王的战士037
一支半自动步枪050
八根拉火绳062
逝去的老团长080
解放鞋飞上天098
寻找一把步兵锹112
边走边尿121

现在时

美女靶	131
拜谒珍宝岛	143
司令砸缸	169
背景	182
戴着卫生巾去巡逻	199
后 记 骑马挎枪走天下	217

小情感 大情怀

这本小书里都是关于战士的故事，有抗美援朝、抗日战争时期的，有上个世纪60年代初大比武时期的，也有“80后”、“90后”战士的故事。这些故事，要么是我亲身感受的，要么是我考据过认为可靠的，不是小说，也不是表扬稿。

我的口号是：开篇头三行没有快感，请删除！

我每次发稿都把这个口号写在第一行，既为了不给编辑和读者添堵，也为了自勉。

最初写关于战士的故事源于一种意外的感觉，那种感觉大约比喝真茅台酒的快感高一倍。

几年前，一次，陶斯亮大姐邀我去给市长协会讲课，说是要讲国际形势，讲战略，这是我在国防大学教书时的专业。于是，我去了，跟大姐商量，我说，关于国际形势，内外左右各讲各的，都是抬杠的事情，我还是讲故事吧，大姐同意了，于是，我就讲了几个我亲身感受的故事，其中包括《原木在移动》。

这是我在加拿大偶遇一个美国老兵，他给我讲的关于他在朝鲜战场上经历的故事，其实故事中没有大人物，他就看见了在雪地里冲锋的中国士兵。

结果，这个故事居然把亮亮大姐给讲哭了，泪流满面。她让我

写出来,于是,我很快就写了,并按公开的邮箱从网上发到了《南方周末》。一周后,《南方周末》在写作版上发了一个整版,责任编辑叫马莉。

还有一次,几个军人朋友聚会,都喝高了,于是,打了一个赌:每人写一个故事,不超过一万字,把八年抗战的事情说清楚。条件是:好看第一,题目自选;另外,参加公开评选,获奖者为胜,输者请客。于是,我写了《扇嘴巴子的故事》。一年后赌局翻牌,此文获第三届老舍散文奖。

这两篇文章很多报纸杂志转载了,朋友们来电话夸我,还跟我约稿,那时,我就有了比喝真茅台酒的快感高一倍的感觉。于是,我就想写好看的故事,不愿喝酒了。

我知道我在文学写作上是个新手,但一被人忽悠,自己的话说得就大。我当时立了一个壮志,就是上述的那个口号。

一些朋友和读者曾多次问过我:“你写这些关于战士的故事是想说什么呢?”

战士最伟大!战士的精神最伟大!

哪一座战争的纪念碑不是战士的尸骨垒起来的呢!将军们都说:“一将功成万骨枯。”

我以为,战士是军人的最高荣誉,将军的本质也是战士。军队就是靠战士们扛着的。一支军队的战斗力,要通过每一个战士发挥出来,别无他途。

战士最无畏!

我去过珍宝岛,写了一篇《拜谒珍宝岛》。当年的珍宝岛之战,面对侵略,中国以武力向一个超级大国宣示主权,在乌苏里江一个巴掌大的小岛上打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仗,还缴获了一辆苏军当时最先进的T-62坦克,并拖到了北京。珍宝岛呼唤了当年中国的一代士兵,其中包括年轻时的我。

我还见过上个世纪60年代初经过大比武的兵,他们“五大技术”样样过硬,他们心里时刻都有一个信念:要是战争打到什么条件都

没有了,就剩下一个人、一杆枪了怎么办呢?他们还能战斗!

他们是我亲眼见过的真正练为战的战士,于是,我就写了几篇步兵的故事。

战士最聪明!

比如天天穿着胶鞋训练脚臭怎么办呢?他们《戴着卫生巾去巡逻》,脚就不臭了。夏天戴着钢盔训练满头大汗眯眼睛怎么办呢?他们也在钢盔里粘上两条卫生巾,于是,汗就不眯眼睛了。

我自己就是战士出身,我感觉我那时还算聪明,后来就傻了,现在还很怀念当战士的时候。

我想知道战士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们的精神力量从哪里来。

战争的颜色肯定是红色的。当兵是一个玩命的行当。打仗要死人,训练也可能死人。死人的事情,谁都得用心去掂量,腥风血雨谁不怕?

所以说战士一定有大情怀,有关国家和民族的大情怀,炎黄子孙的大情怀,否则,谁去干这个玩命的行当呢?

中国军人的故事,至少要放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至今170年的正面上去看。两头都冒尖:输得一塌糊涂,打得排山倒海。中国能有今天这个样儿,根子还是中国军人有炎黄子孙的大情怀。这是中国人血脉中的东西。

所以也可以说,我写的这些故事是关于一部分中国男人的故事,是那些有大情怀、有血性的男人的故事。

战士当然也有小情感,关于钱,关于个人前途,关于家庭、老婆、孩子。但是在他们那里,还是有杆秤,还是大情怀管着小情感,否则,为什么义无反顾呢:舍家撇业,四处漂泊,不能用手机,不让上网……

依我的观察和体验,战士也很实际,也很有心眼。他在看:班长是个好人,正,还有本事,像个大哥的样子。于是,他就信你,服你,就听你的,甚至可以为你去死。由此,任何艰难困苦的事情都能成,否则,他就装,装得跟真的似的,其实心早就跑了,再容易的事情也

难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军队就是靠这种由衷的信任和高尚纯洁的情感把一群男人维系起来的，一级套一级，维系成一个能战斗的整体。这种战友情感，英雄情结，连老婆都嫉妒。

建立这种男人间的信任关系和情感网络最难，这是军队最基本的，也是最有力量的，钱买不来。否则，所谓军队就是一个华丽的空壳。

这些已经是本书故事以外的东西了！

扇嘴巴子的故事

抗日战争与扇嘴巴子有直接关系，这是肯定的。

为什么六十多年前中日两国会打起来呢？就是因为扇嘴巴子的事，就这么简单。

关于抗日战争的故事千千万，其实，直接起因就是一个扇嘴巴子的故事。战争历史的细节请去看历史教科书吧，不过，教科书里也是日本一种说法，中国另一种说法，各说各的，抬杠。

事先申明：我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真实的，绝对不是虚构的小说。

我还要申明，我讲的这个故事，中日两国史学界都认账，我有史实证据，这也是肯定的！既有日文的，也有中文的，不信请去查，请去问，中日两国史学界的专家，请随便问，肯定不会有二话，我敢赌。

日本人有一个很鲜明的民族特点：好扇嘴巴子。

凡日本电影，一般都有这个情节，他们遇事自己心里不痛快，就互相扇嘴巴子，日本人管扇嘴巴子叫“星光灿烂”。

日本人自己扇自己的嘴巴子也算不了多大点儿事儿，自己把自己的脸不当回事儿，这谁也管不着，但是，日本人要把中国人的脸也不当回事儿，扇中国人的嘴巴子，这就保不准把事情闹大了。

中国人一般不打脸，打屁股。

中国老话：打人不打脸。中国人什么都可以不要，但要脸，也要面子。中国人称“脸面”，一共两层：脸和面。

中国人遇事讲究一个“忍”字，忍为大，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等。逼得实在没办法了，给房子，给地，给老婆都可以，但是要脸和面。中国人一辈子都这样。

要是真的轮到中国人扇嘴巴子了，那肯定是脸没了，面子也没了。脸面都没了，中国人肯定急眼。

对脸面的态度，可算是大和民族与中华民族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民族性格区别。

1931年，日本人搞了一个“九一八”事变，把当时中国的东北军打跑了，于是，日本人就把我们的整个东北地区都给占了，当时，日本还给东北地区起了一个新名字，叫“满洲国”，还给“满洲国”指定了一个皇帝，叫溥仪。不过，在“满洲国”里，溥仪是孙子，日本人是爷，于是，当时的东北就成了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在天上，中国人被压在地底下。

于是，就有了关于日本人与一个中国人之间怎么扇嘴巴子的故事。

第一个嘴巴子

中国人常隆基，今辽宁省西丰县龙潭寺铜台乡苔壁村人，1921年生人。

他三岁时丧母，其父常年病魔缠身，自顾不暇。

常隆基从三岁起就随寡居的外婆生活，外婆没地，他们靠要饭活着。

在苔壁村至西丰县城六十多里的乡间小路上，在沿途的村庄里，春夏秋冬都能看到一个小男孩沿街乞讨，或跟着他的外婆，或单独一人，风里来，雨里去，或冰天雪地，或酷暑严寒。在他常年往返的乡间小路上，每天都能听得到同一个稚嫩的喊声：“大爷爷，大奶奶，行行好吧。”

他只能天天要饭,为了他的外婆,为了他重病的爹,也为了他自己的肚子。

这就是童年的常隆基。

1935年,一天清晨,还不到要饭的时候,常隆基就背着粪筐,拎着粪铲子,四处拾粪。当他走到县城边日本小学的大门边时,他停住了,这是他第一次远远看见日本人,好奇地站在大门口看人家日本小学生“上操”,他看走了神,一不小心把粪筐子滑落了下来,半筐粪撒在学校大门旁。常隆基赶紧俯身去拾粪,他心疼他的粪啊。

这时,正赶上一个日本人出来,一看到他和地上的粪,抓起他的脖领子就扇嘴巴子,就像抓着一个小鸡子一样把他提溜起来,左右开弓,扇得常隆基两眼直冒金星,他完全蒙了。

日本人打够了,然后骑在他身上,抓住他的头发,把他的头摁在粪堆上,非逼他把地上的粪吃干净不可。

常隆基的脸被扣在粪堆里,满脸憋得通红,喘不过气来。这时候他才知道自己的脸被紧紧地摁在粪堆里了。他实在憋得受不了啦,本能地一个兔子打滚,把日本人翻倒在一旁,他抓起粪铲劈头就砍,把那个日本人给开瓢儿了。

事后,他很害怕,也很后悔。当时的他的确是被逼急眼了,失手打了日本人,不是成心的。

那天,常隆基跑了。他知道闯了大祸了,当天晚上,他没有回家,他爬上一辆开往四平火车,投奔他远房的表姑去了。

这是常隆基平生第一次见到日本人,也是他平生第一次挨嘴巴子,其实,他根本没看清那个日本人长什么样。以前,他爹只拿鞋底子打过他的屁股,从没扇过他的嘴巴子。

好几天,他的脸肿得像馒头一样,腮帮子通红通红的,火辣火辣地疼,刻骨铭心。

他记住了,日本人好扇人嘴巴子。

常隆基害怕了,他怕日本人,他怕挨嘴巴子。以前,他只知道饥饿最可怕,第一次挨了嘴巴子之后,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比饥饿更可怕的东西:日本人扇嘴巴子。

他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要扇他的嘴巴子，也不敢问，他整天把嘴闭着，只有眼睛睁着。

那年，他14岁。

常隆基跑到四平的回表姑家，担心受怕地过了几年。他躲着日本人，再没有挨嘴巴子。到了1941年，他还是被抓住了，抓他不是去坐牢，而是去当兵。

这次，常隆基又碰上日本人了。

“拿酷鲁”

1941年，常隆基20岁，正值被征兵的年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出兵关内，要吞并华北。日本本土兵源不够，于是，就在“满洲国”实行征兵制，挨村挨户地抓壮丁。

户口上有常隆基的名字，但村里找不到人，西丰县公署动员股股长不答应，于是，限令村长七日内把人送到县里去，否则，就拿村长按“反抗大东亚共荣圈”之罪论处。村长急了，千方百计地打听，最后打听到常隆基表姑家的地址，赶紧就带着警察直扑四平。

凌晨，常隆基还没起床就被村长和警察堵在屋里了，他被五花大绑起来，直接送到了西丰县公署。常隆基当兵了。

1941年5月，常隆基被编入满洲国靖安军第二团迫击炮连二排四班，部队驻地就在今天黑龙江省富锦市的上街基。

新兵入伍要经过六个月的新兵训练。新兵训练按日军条令要求，教官都是日本人，各种训练口令都用日语。常隆基是一个从小要饭、后来种地、扛大活的庄户人，“向左转”、“向右转”他分不清，“立正”、“稍息”也记不住，口令又都是日语，他就更不懂了，他完全傻了。为此，常隆基没少挨嘴巴子。

老兵都是原来东北军的人，很同情这个干瘦的小新兵，看他不开窍，就早晚给他“单兵教练”，教他基本动作和要领。

常隆基很努力，他在老兵面前什么都明白，也都能做好，一切

动作都符合条令要求，可是一见到日本教官，他的脑子里“嗡”的一下就全忘了，日本教官还没有开口下口令，他就吓得蒙头转向。他自己也承认，自打他第一次挨日本人的嘴巴子之后，他的脑子就进水了。

每次考核都不及格，常隆基除了在队列前挨嘴巴子之外，解散之后，日本人又给他增加了一个新课目，叫：“拿酷鲁。”

一天，对新兵进行“术科”和“学科”的考核，上午考“术科”，下午考“学科”，常隆基的单兵动作、口试、笔试都不及格，气得日本教官哇哇直叫唤。

解散之后，常隆基没走，他早就做好了挨嘴巴子的思想准备，没等日本教官开口，他就主动地、规规矩矩地立正站到日本教官面前，伸着脖子等着挨嘴巴子。

结果，日本教官没扇他嘴巴子。日本教官一挥手，来了三个满脸杀气的日本兵，他们把常隆基拉到操场上，三个人站成三角形，把常隆基围在中间。日本教官号叫一声：“拿酷鲁！”三个日本兵就像发疯的野兽一样，每人都挥起双拳，左右开弓，连打带摔，连摔带踹，一直打到三个日本兵自己都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了，一直打到常隆基没声了，“拿酷鲁”才结束。

当同班的几位战友把被打得半死的常隆基抬到寝室，放到炕上之后，常隆基才用手指撑着眼皮睁开了眼睛。他看清了，周围是他的战友。

战友们给他擦伤，他一滴眼泪也没有；战友们给他喂水，他不张嘴；战友们跟他说话，他一声都不吭。

战友们说，不要把话憋在心里，劝他在屋里哭出来，说出来，骂出来，心里就舒坦了。

战友们好心劝他想开一些，劝他不要老想着日本人扇他嘴巴子的事，只管把动作做好，就平安无事了……

常隆基始终一言不发。

开饭的号声响了，战友们给他偷着带回几个窝头，他不吃。

熄灯的号声响了，大家都睡了，他用手指撑着眼皮，瞪眼望着

屋顶，一夜没睡。

第二天夜里，“不寝番”（夜班值班员）查铺时发现常隆基没了，战友们赶紧在营房院里四处寻找。

常隆基上吊了，吊在一棵歪脖树上。战友们赶紧把他放下来，给他做人工呼吸。他活过来的第一句话：“你们怎么不让我去死啊！”说完，痛哭不止。

日本人知道了常隆基上吊的事，又扇了他一通嘴巴子，又给他来了一个“拿酷鲁”。

常隆基记住了：上吊找死，就是“拿酷鲁”，也扇嘴巴子。

“协和嘴巴子”

常隆基的连长是老东北军出身，心地善良，为人仗义，军事素质也好，就是嗜酒如命。

连长对这个全团最笨、挨嘴巴子最多、又从不言语的“倔种”很同情，经常安排他干点杂活，躲着日本人，免得日本人老扇他的嘴巴子。

常隆基为人实诚，知道报恩。他用自己少得可怜的津贴给连长买酒喝，给连长料理生活上的事，连长说话也不避他。

一次，常隆基给连长买了一瓶“小烧”，一包猪头肉。连长高兴，喝高了，就开始白话：“富锦这地方可是军事要地，叫第二国境线，再往北就是黑龙江，过了江就是苏联了。

“小鬼子与老毛子不对付。往东不远有座五顶山，那可是小鬼子的大堡垒，归日军第七军管辖，叫五顶山军事要塞。

“你这个没用的玩意儿，啥也学不会，尽挨嘴巴子，啥时候我求求狗日的日本长官，让你给我喂马吧。”

常隆基看着连长喝，只管给他倒酒。

第二天，搞现地演习考核，这是新兵训练的最后一个课目，这个课目搞完了，六个月的新兵训练就算结束了。

那天的演习课目是“排搜索”。新兵连拉到五顶山附近，各排以